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所以爲否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古先聖哲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臣每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狎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

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措克斂怨
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
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勲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僇功體
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
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
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
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急爲
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
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
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得失之間其

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辦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衍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在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

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貨財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

還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誣虛誑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置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延齡

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体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貢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乱散失或遭寇賊奪攘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收典拘囚不克填納或

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
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
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谷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
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
齡苟秤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
方岳賈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
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
懼思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
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
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

徵重困疲，毗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
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
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
出估爲利。窮迫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
於蒼旻。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
腹哉！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
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
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繼畢。地猶曷絕，勢頗
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
支，令貯軍食。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

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延齡確
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陛下覽其
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
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
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
伐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
卿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舉措繫生靈之命得
失關理亂之源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
陵遲而欲祭天下暴慢延齡放情亂紀懈於夙興徙即
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呂厨之膳填街持簿

領之書復有諸部叅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
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曰事或縱潛憑怒莫
敢入言至有逾旬未省累月不歸貢糧罄於滯淹筋力
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鬪鬪衢
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戮法
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
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泣之以勒
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
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
然則非稱職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加之以狂躁滿盈

既情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
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
公行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
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
於是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
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稽模觀而
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
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
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度支憑寵作威恃
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

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許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日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讐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曲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克威使人懾懼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包恣

禮義之府汚蠹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料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畧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猝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舊例每至秋冬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墮

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剝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塋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斂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

或者聖古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
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
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
用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
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
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
惡乃天下之好惡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
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安在偏
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唐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
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

偏信也徵之此說理致甚明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
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
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省察得無使後
代嗟誚有甚趙高者乎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
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
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者未之
有也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
以興邦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
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